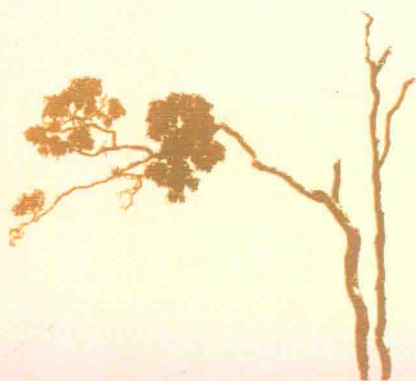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紫金文库

黄毓璜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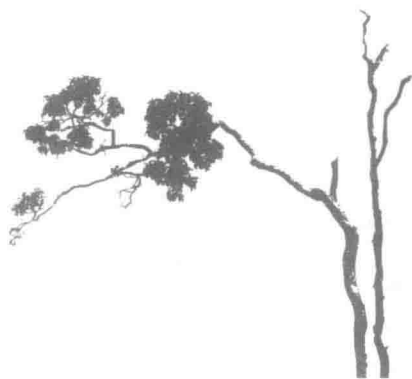
漂泊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黄毓璜
著

漂 泊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漂泊 / 黄毓璜著. —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068-6947-8

I. ①漂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9950 号

漂泊

黄毓璜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张 娟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375 千字

印 张 24.25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947-8

定 价 68.00 元

目 录

家 事

苦涩岁月的记忆 / 002

母亲的名字 / 013

纺车的思念 / 016

娘·舅 / 020

英 子 / 024

银 杏 / 027

伴 / 031

怀念良弟 / 035

打工者 / 040

乡 情

吴 君 / 044

五先生 / 047

秋 儿	/ 054
杨老师	/ 058
习俗变迁（四题）	/ 062
辛国俊同学	/ 070
熊喜然校长	/ 074
回望丁文江	/ 078
“东宫”小记	/ 083
年光（三题）	/ 086
恋情（四题）	/ 093

我和作家的往事

唐达成赠字	/ 106
阎纲编稿	/ 109
顾骧回乡	/ 112
李进的信	/ 115
顾尔鐔的电话	/ 119
老陆的委托	/ 122
章 老	/ 128
作家高晓声	/ 133
叶至诚的感慨	/ 138
吾友静生	/ 142

渴望交流	/ 148
艾 煊	/ 151
海 笑	/ 158
忆明珠	/ 163
杨旭的性格	/ 168
陈辽治学	/ 172
走近庞瑞垠	/ 175
也说苏童	/ 181
叶兆言印象	/ 186
赵本夫	/ 193
毕飞宇	/ 199

豆爷笔记

儿·孙	/ 208
孙子们或者爷爷们	/ 211
豆语的变迁	/ 216
“隔代亲”之研究	/ 220
果然隔代亲	/ 225
希 望	/ 227
送 客	/ 229
角色位置	/ 231

迎接爷爷的几种姿态 / 234

梦 别 / 237

怀念是痛 / 240

科罗拉多的雪 / 243

屁大的事 / 246

在美国寻寻觅觅 / 249

异乡之乡

古都碎语 / 254

小镇闲话 / 268

巷 音 / 277

访俄小记 / 280

访巴偶拾 / 292

欧行杂识（十一题） / 303

旅澳小记（二题） / 338

日常美国（十二题） / 347

家事

苦涩岁月的记忆

父亲篇

我出生那年，父亲已六十三岁。这不构成自己对父亲情感浓却又印象淡淡的原委。贴实的关涉还要回到父亲那边——如果他建立过赫赫功业抑或留下过斑斑劣迹，如果他对我有过高高的企求、重重的责罚哪怕狠狠地打过我一次，都会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；但是没有。父亲没有十足的“味儿”、鲜艳的“色彩”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、规规矩矩的人，一个无求于利禄乃至疏淡于营生的人，一个对自己的儿子从没碰过一指、骂过一声的父亲，一个对后辈的成长极少干涉而奉行“顺其天性而育”的父亲。

在别人的眼光里，父亲最明白的身份是“前清秀才”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我认定他的淡泊世事，他并不以为这身份值当什么。文

人的疏狂是有的，要不然就不会像玩笑又像当真地数落几位友人：“你是第几十名的举人呀”“你是个第一百多名的进士呀”。如果不是废科举前的五六年，逢上我爷爷、奶奶相继去世而奉制“丁忧”，他还会一路高中的。至今不明白他何以几次说到自己是“朝廷钦赐的举人”这样的话，跟何事有什么关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此类近乎标榜的言辞后面，除了表明他曾把科举之路看成过“自我实现”的途径，还分明着没把自己是秀才当回事，或者说，他不以为自己只是个秀才。我用“自我实现”说事，是因为有把握断定他的应试只是为了证明自我，所谓“学问在我”，对于他还该加上“我在学问”；否则，就解释不了其何以始终那么决绝地一次次排拒任何意义上的“就位任职”和各种途径上的“治家理财”。他既无捡拾“敲门砖”的心机，又无“学以致用”的务实精神，就是一个安于以诗为伴而隔膜于世俗也限制了自己的文人。如同其名“贻清”标示的那样，无衣食之忧的他只想认认真真地写诗、清清白白地做人。

不难想见，实践这一意愿是有些难度的，因为他的另一个明白的身份便是承继了祖业的地主，这能“清白”得了吗？好在“限制”了他的秉性也“成全”了他。父亲那句“身外之物无足恋”的口头禅，确实不只挂在嘴上，也很可以证之其行。比如，很早以前，老家的豪宅被付之一炬，父亲异乎寻常地不甚介意，且为其常说的积善积德一直对纵火者不肯追究；比如，也还在民国时，离乡客居小镇之后，他就不再回乡，漠然于乡产、地租一类事体。虽无“毁家纾难”“弃产济贫”一类壮举，也就是当个随遇而安的“甩手掌柜”了。难怪到了土改时，故里以“开明绅士”视之，只是派人到小镇客客气气地知会一声，竟然没要他回乡接受当时无可规避的

批斗。

这也该跟他散淡到没有（政治）“立场”有关。依稀记得，当时在国民党军政服职的几个年轻人慕名登门，他与之有过几度随意的谈诗论文；也依稀记得，家里几次隐匿过一位当新四军的族兄（我喊他“荣宝哥”）；眼见院子里一位新四军干部（我喊他“伯峻先生”）的老母亲备受欺压，便屡屡给予生活上的照应、接济。这些跟“政治倾向”无关，更没有迹象可表明是“同情革命”。他并非是个自觉地、高远地寄梦的人，坚守的大体只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善良。

父亲一度日有诗作，如果积存起来，不会下于千余首，未能保留并背不出完整的一首，作为后辈，至今不能不以无知、失职自谴。模糊的记忆中，多数诗作大体贯穿着自然的崇尚、自在的述怀以及自由的向往。只是抗日烽火燃起，到了民族存亡之秋，素常散淡的父亲展示出了其激情的一面：幼时难解的一些律诗无法追寻了，此间连连写下多篇长调，断章残句还记得一点，比如，由“甲午一战海师空 / 我军势弱彼逞雄”领起，铺排开历史的回望；以“倭奴侵匿我东土 / 台上美人犹跳舞 / 下一令曰不抵抗 / 中原从此失门户”开篇，谴责消极抗日；用“半壁高悬太阳旗 / 义军一见泪如雨”描状十九路军的痛心疾首，讴歌其“二万雄师御外侮”，慨叹其“独力无援终何补”。他的另一句口头禅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也在此间高频率地出现，他是内疚于难尽效命报国的“匹夫之责”吗？他是在慨叹“吾老矣”的力不从心吗？

父亲早年十分乐意接受一位诗友对自己的比称：“贻清先生是燕子，不入愁门。”据说燕子在梁上筑巢是会选择环境的，那标准便是安谧、平静的和谐之家。人们可能未曾去想，不入愁门的燕儿

自身原是辛苦劳顿的，须得年年衔泥衔草地做窝、时时飞进飞出地觅食，并无闲适、潇洒可言。人间事亦仿佛如此，不愿“以心为形役”原是须得有前提、有条件的。经济条件并谋生能力的失落，子辈幼小的赡养无着，注定了暮年的“老燕”不能不陷入“愁门”。靠母亲去故里勉力耕织，当然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生计。小时候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境至今记得：说不定何时一觉醒来，每每听到父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，大体是对“坐吃山空”的焦虑和前景黯淡的忧心。焦虑和忧心往往会导致父母的谈心转为让我不安的拌嘴斗气，我知道，这莫名的宣泄饱含了无依的悬悬、无尽的惶惶以及无奈的戚戚。

样板戏风行那阵，我特别容易动情于“小铁梅”的“提篮小卖拾煤渣”，就是彼刻不能不联想到当年自家情景而深深自责，以为自己纵然不能“早当家”，也不该从没思量为分担家庭重负而毅然辍学。内心自然也明白，果如此，恐怕又无异给父亲造出一道心灵的创痛。就像那一年，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中专而未被录取，心安理得地当了小学代课教师。每给家里奉上微薄的工资，父亲初始不无欢喜，继而露出不安，后来有一次，竟久久沉默至于潸然泪下而不能自禁。代课只代了八个月，是父亲坚决要我回家复习，他心心念念于儿子的再度投考。

在历经过科考中式又接受过书院熏染的父亲，把后代立身有本的期望寄托于学业有成十分自然；异于通常的是，为了供我读书，年逾古稀的他节衣缩食到苛酷的地步。记得有阵子，三日两头思量的就是家里可卖的东西，从玩物到家具，从衣饰到器皿，最后，连他视同生命的几箱古籍也变卖一空。

直到自己就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日里，我在两种时刻特别容易

牵动思情而黯然神伤。

一是偶尔端起酒杯，不经意就想到已故父亲早年曾是位宏量的饮者，家境的拮据使他不得不戒了酒。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，见到父亲喜形于色的样子，母亲破例让姐姐打来一毛钱酒，当然就是为他助兴的意思。不想吃饭前，碗底的那点酒被我误当做水，给倒了。虽然母亲不顾父亲的劝阻，再次掏了一毛钱，可父亲饮用间，那显然掺和了为破费而歉疚的微笑，久久地郁积为我心头的一份隐痛。

二是当自己写作间点燃一支香烟，常会想起，为同样的原因，父亲不得不戒了烟。逢上写诗时，偶或想来一支助其构思，就会毫不犹豫地掏出三分钱，让我帮他买上五根。这五根烟会应付上几十天，因为他几乎从不舍得一下子把一根吸完。好多年间，及于烟酒，每视为奢侈且每生莫名的罪感；而如今，倒上一杯、点上一支，已很为坦然。可见前贤说时间是“忘却的救主”，是须得我们深长品味的。

我在各级学校当然都在贫困生之列，可父亲从未想过让我申请减免学费、领取助学金。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，班主任周老师中秋节前来家访，适逢我们“举家食粥”，唏嘘不已的老师第二天一早便送来两条大鱼，临走前又主动启示助学金的事。父亲感谢着也尴尬着，终究还是不让我提起申请。多少年后忖度过：是“家庭成分”不好奉行“自觉”？是不愿接受“救济”已然自律成性？抑或还有些“君子固穷”一类的原则不愿违拗、有些“文人清高”一类的脾性难以弃置？虽然理不很清，私下却分明做出了一己的领悟且化入了个人的临世态度。譬若至于今日，自问一直注意“克己”“忍苦”，一直注重“自守”“自立”，应该跟“家风”的秉承、



跟父亲潜移默化的濡染不无关系。

母亲篇

小时候看到过一张泛黄的照片，上面坐着、站着的几位女性都很有风度，明显着那种“民国范儿”。能够一眼就认出坐在中间的那位是母亲，该跟我是她儿子有关；换个外人，不加细辨，怕就难以识别出来。照片上那容貌、气质，跟当下生活里的母亲比照，大为悬殊、显见沧桑了。父亲对这张照片做过一点解说，其时便有一种聆听岁月老歌的感觉，歌声幻出一幅动画：母亲穿着旗袍，臂弯挎着小包，坐在黄包车上，是前往剧院听京戏去。用父亲略带感伤的话来说，那在小城是有些招人眼目的——

父亲这样说，通常会被理解成“怀旧”，理解成岁月改写一切、青春不复拥有的宣叙，我却更多地品味出那骨子里包含对母亲的几分歉疚。

父亲娶母亲续弦，比母亲要长过二十大几。到得我能够有所记忆的时候，他已然年届古稀无力无能营生，加之几十年客居小镇，习惯了他乡的地望人脉无意回归故里；生计一度靠母亲去几十里外的老家务农，两地分居的家庭格局，给母亲带来的负荷自是更为沉重。其时，她也已五十开外，幼年缠过足，体力上的勉为其难势所必然。她老人家对生活的落异常淡定，硬是默默撑持，磨炼出刨地、施肥、挑水、推磨、养猪、砍柴、纺纱织布、缝衣纳鞋无所不能的身手。从当年看戏需坐黄包车到能推满载的独轮车，完成这一“转型”，靠的当然就是比一般劳苦大众更多一些的坚持和努力。在母亲那里，从没有听到一句、从没有觉察过一丝怨悔；在父

亲那里呢，就不能不偶或捕捉到些许愧色和不安——虽说老迈了，毕竟家庭角色还是“男子汉”呀。

多少年后，大姐夫跟其寡居的老母到小镇看望父亲，去饭馆一起吃了顿饭，不想父亲回来后异样烦躁，脱去外衣间一连拉脱了几个纽扣。我很为不解：是从不进饭馆茶肆的他为破了例而有所不顺心吗？是因当年去饭馆确实是种“奢侈”而有所不满吗？直到几日后母亲来小镇了，在缝上那几个纽扣了，父亲也一直没做出说明。母亲见我在一边想寻根究底的样子，淡笑着悠悠地说：“你爹心气不畅啊，饭桌上亲家母在场，他缘境生情了——想到你妈的日脚，自己揪心呢。”向来安然面对孤寂的母亲，言说间透出受到顾惜的几许慰藉和满足。

特别提及“推独轮车”，与其说成想跟“坐黄包车”对比起来说事，不如说是那些不能尽知的情境中，母亲推独轮车的影像在记忆里尤为深刻。

在收获的季节，小镇之家的后门外长长的巷道里，不准那一天，便会传来吱吱呀呀的车轮声，就知道是母亲给我们送粮食来了。迎出来卸车的当儿，母亲必有一小袋花生、蚕豆一类的小食递到我手里，在那样拮据的家庭里，这无疑算得上“特供”了。我曾在一篇文字里表述过：读到陈毅元帅说淮海之捷是靠农民的小车推出来的那番话时就想过，我们的生存，一度也就是靠母亲、靠了她一次次用小车在通往小镇的长途上推出来的了。

多年以来，我对“吱吱呀呀”“嗡嗡嚶嚶”的音响十分敏感，它会把我牵向遥远，去重新丈量母亲走过的辛酸之路。我们那里的农家，如同家家都有独轮车，纺棉车也是家家都有的。记得读初中时的一个假期，我回老家乡下，大概是白天随母亲下地有点疲劳，

抑或根本没疲劳（母亲从不让我干吃重的活计，说是用过了力会伤身体），只是“不知愁滋味”的少年人好入眠，躺倒在那逼仄屋子里的小床上，很快就进入梦乡。一觉醒来，就听到阵阵单调而柔和的“嗡嗡嗡嗡”声；一盏如豆的油灯下，坐在纺车前的母亲，把巨大的身影投落在黯淡的墙壁上。她老人家微低着头，右手摇动着纺车的摇把，左手三指捏着那细长的棉条，从低处转动着的绽针处，慢慢地拉开来，拉开来，手臂一直向后斜斜地舒展开去，直至伸直；随着右手将摇把反向转动，长长的棉线就快速地卷上了套在绽针上的纱管。这反复的动作娴熟而优美，酷似在舞台上看过的相关表演。觉到眼角发酸而泪水盈眶，是清楚地见到母亲几次打瞌睡，几次以手击打前额的情形。白天已然过度疲累的母亲，一定太需要睡上一觉了。邻里乡亲说过，没见你妈消停过一刻，也没见她睡过一个整觉。面对“夜以继日”这个简单的语词，通常会想到那些辛辛苦苦的劳工，那些孜孜矻矻的学者；然而，只是回到自身经验的那一刻，回到纺棉车前的母亲那里，我对这一语词，才有了那么刻骨铭心、牵动肺腑的理解。

多少年后，三位姐姐学业未竟就相继就业谋生，有些微薄的收入了，事亲至孝的她们，分担我和弟弟读书的开支了，乃至先后出嫁成家了，母亲的坚苦劳碌依然如故。她已经习惯了以养家为自己的天职，而且，如同父亲那样，视别人的帮助哪怕是国家的帮助为“无功受禄”。即使对自己的女儿，也以“各家有各家的难，你们过各家的日子，别为我多操心”等等相劝；岂但如此呢，还心心念念于对不起这个、对不起那个，为了没能让她们进入高一级学校，未曾给她们有什么陪嫁，私下也叮嘱过我，不要忘了她对姐姐们的亏欠，她的不顾农活繁忙，主动要姐姐们把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送到她

这里来，也该带有些“弥补”的意思。至今痛感，世上还有什么，比竭尽全力养育了孩子反过来怀抱对孩子的“愧疚”更令人为之神伤的吗？

我以儿子的身份回忆母亲时很明白，虽说天大地大不如她老人家养育我的恩情大，可归根结底，跟天下许多母亲一样，她是普通而平凡的人。正是坦然面对平凡的人们，以其默默的善良、仁爱，在生命旅途上彼此推诚，构成人际的暖意和人生的和煦。依稀记得，早年不得不辞退女佣宝儿妈时，母亲与之执手相向，如同亲人离别，好一阵流泪、好一阵嘱咐叮咛。记得很清的就像个故事了：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在新四军服职的堂兄荣宝，不知因执行什么任务，几次潜入过小镇，每次都隐居我家“膳堂后”（堂屋隔板后的小房）。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他。其时家境已趋困苦，却在厨房看到，母亲让我把饭菜给荣宝哥送去时，碗里屡屡加上两个我们已不易吃到的荷包蛋。刚刚解放那阵，忽一日家里来了一位军人，告知黄荣宝在淮海之战中牺牲了。哽咽间递上手里的一个小篮，说黄参谋临终前两日委托他，有机会帮他来看望一下二大大、二大妈（我父亲在兄弟间排行第二）。父母看定提篮半晌说不出话，只见到母亲成串的泪水，一滴一滴掉落在篮里的鸡蛋上——那是伤怀于痛失堂侄的热泪，对母亲来说，也还是一个寂寞生命感动于被惦念的热泪。

回望母亲不可以绕过她内心的一份隐痛。对于老实至于朴讷、安分至于拘谨的母亲来说，其寡言少语，其兢兢业业，很大程度上包含了“阶级教育”的结果，包含了无奈的乃至诚服的自卑、自贱。虽说百姓那里自有戥有秤，在故乡的民间，无论是喊她二娘的长辈、喊她二嫂的平辈还是喊她“二大妈”“二奶奶”“二太太”的